

远方出版社

理想国

(下)

世界思想学术名著文库

SHIJIE SIXIANGXUESHUMINGZHU WENKU

理 想 国

〔古希腊〕柏拉图 著

(下)

远 方 出 版 社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42)
第三章	(78)
第四章	(123)
第五章	(164)
第六章	(211)
第七章	(251)
第八章	(288)
第九章	(325)
第十章	(357)

第 六 章

格劳孔，那么，经过如此漫长而深入的讨论，我们终于弄清楚了，如何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哲学家，如何样的人不是。

须知，欲速则不达呀。

我认为不是这样。我还是觉得，我们如果只是讨论这一问题，假如不是还有别的问题许多同时需要我们进行讨论的话（这些是一个想搞清楚正义者的生活与不正义者的生活有什么区别的人所必须研究的问题），或许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搞得更清楚了呢。

请说，我们下面将讨论哪些问题？

是的，我们应当考虑接下来讨论什么问题。哲学家既然是可以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的人，而那些无法做到这一点，被事物的千差万别的多样性弄得迷失了方向的人就不是哲学家，那么，我们应该让两种人中的哪一种担任城邦的领袖呢？

你说我们如何回答才对呢？

我觉得看来谁最能守卫城邦的法律与习惯，就应该让谁担任城邦的护卫者。

对。

再说，应当用一个瞎子还是视力敏锐的人去担当一个不管是看守什么事物的人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十分明白的吧？

当然十分明白的。

你觉得下面这种人与瞎子有何区别吗：他们对每一事物的实在并不知道，心灵中没有丝毫清晰的原型，因此无法象画家看着自己要画的东西那样地注视着绝对真实，不断地进行复原工作，并且，尽可能真切地在必要时注视着原样，在我们这里也制订出关于美、正义和善的”法律，并守护着它们？

确实，这种人与瞎子没有多少区别。

另外还有一种人，他们懂得每一事物的实在，而且在经验上也不比上述那种人少，在任何一种美德上也不比上述那种人差，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任命这种人担任护卫者反而让上述那种类似瞎子的人担任护卫者吗？

确实，不选拔种人当护卫者是荒唐的，倘若在经验与其它的美德方面他们都不差的话，因为他们这种懂得事物实在的知识是一切美德中最大的呢。

我们现在不是应该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讨论了吗：同一个人如何能真正具有这两个方面的优点的？

当然应该讨论。

那么，正如我们曾经在这一讨论之初说过的，首先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哲学家的天性；我还觉得，我们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足够一致的意见，我们在以下问题上也就会取得一致的认识：同一的人们是可能同时具有两种品质的；以及应当让这种人而不是让别种人担任城邦的统治者。

是吗？

让我们一致同意这一点是哲学家天性上的东西吧：即对那种能让他们看见永恒的不受产生与灭亡影响的实体的知识永远酷爱。

把这一点就作为我们一致的看法吧。

让我们再一致认为：他们爱关于实体的知识是爱它的全部。对它的一个无论大点的还是小点的，荣誉大点的还是小点的部分不会情愿拒绝。这与我们在前面谈到爱者和爱荣誉者时所说过的完全一样。

你讲得不错。

那么接下来请研究一个问题：他们如果肯定是那种我们说过的人，那么除此之外在他们的天性里就一定不再有别种也是必具的品质了？

哪种一品质？

一个“真”字。他们永远不愿与一个“假”字苟同，他们爱真憎假。

也许是的。

我的朋友啊，不只是“可能”这样，而是“完全必定”这样：一个人天性喜欢什么，他就会过一切与它相近的东西都很珍爱。

对。

你还能找到比真实以及智慧关系更加近的什么东西吗？

不能了。

那么，同一天性能同时既爱智慧又爱假吗？

这无论如何不可能。

所以，真正爱智的人从小时起就应该一直是追求所有真理的。

显而易见的。

再说，我们凭经验知道，一个人的欲望在某一方面强时，在别的方面就会弱，这与水被引导向一个地方流完全相同。

是的。

一个人的欲望当被引向知识及所有此类事情上时，我认为，他如果不是一个假冒的而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话，他就会关注自身心灵的欢乐，而不去关注肉体的快乐。

这完全是必然的。

肯定这种人是有节制的，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去贪财；因为，他们是不会把别人热心追求财富以及巨大花费所要达到的那种目的当作一件重要事情对待的。

是如此。

在区分哲学家和非哲学家的天性上还需要注意一点。

哪一点？

对任何一点胸襟偏狭的毛病你可别疏忽了，因为在无论神还是人的事情上哲学家总是追求完整和完全的，没有什么更比器量狭小与哲学家的这种心灵品质相反的了。

完全正确。

一个人有开阔的眼界，研究每一时代的所有实在，你认为，他会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太重吗？

不可能。

因此，这种人也不会认为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吧？

肯定不会的。

那么，看来胆怯与狭隘不属于真正的哲学家的天性。

我看不会。

一个人性格和谐，既不贪婪也不偏狭，既不自夸也不胆

怯，这种人会待人刻毒处事不公吗？

不会的。

所以，这也是你在区别哲学家或非哲学家灵魂时必须观察的一点：这个人是从从小就公正温良的呢还是粗暴野蛮的呢？

确实。

我想你对这一点也不会疏忽的。

哪一点？

对学习起来聪明还是迟钝呀。一个人如果做一件事做得不愉快，花了很大的力气然而收效甚微，你想他会果真热爱这门工作吗？

不会。

还有，如果一个人健忘，记不得学了什么，他能不是一个头脑空空的人吗？

怎么会不是呢？

所以，如果一个人劳而无功，他最后对自己以及他所从事的那项工作一定会深恶痛绝。

怎么会不呢？

所以一个健忘的灵魂算不上是真正哲学家的天性，我们认为哲学家一定要有很好的记忆力。

完全正确。

我们还必须坚持认为，天性不和谐、不恰当只能造成没有分寸，不会造成别的什么。

一定是这样的。

你觉得真理是接近有分寸呢还是接近没分寸？

与有分寸接近。

所以，我们除了别的品质之外，还要寻找天生有分寸而文

雅的心灵，它很容易本能地就指向每一事物的理念。

当然对这一品质还得注意。

那么怎么样？我们还没有通过某种方式向你证明，上面所述的各种品质是一个要充分理解事物实在的灵魂所一定要具备的吗？

是最需要的。

综上所述，如果一个人不是天生具有良好的记性，理解透彻，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并接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他是无法很好地从事哲学学习的。那么，一个具备了这些良好品质的人如果从事这一学习，你对此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吗？

即使是玛摩斯对此也没有可挑剔了。

所以，象这样的人——在他们完成了教育，年龄也成熟了的时候——不是也只有这样的人你才放心托付国家给他们吗？

阿得曼托斯插话道：苏格拉底啊，虽然没人对你上面所说的这些话能进行反驳，然而这些一直那儿在听着你讨论的人，他们认为：由于他们缺乏问答法的经验，因此每次在一问之后被你的论证一点点地引入了歧途，这些一点点的误差累积起来，到讨论进行到得出结论时，他们发现错误已经十分严重，结论与他们原先的看法已经完全相反了；他们感到，这正如两个人下棋，棋艺差的人最后困于高手，一个子儿也无法走动一样，他们在不是使用棋子而是运用语言的这场比赛中最后也被逼得哑口无言了；可是真理是不会因为口才的高低而有丝毫变化的。我是对刚才的讨论情况注意到了才这么说的。由于人们现在也许会说，虽然他们口才不好，在每一提问上无法反驳你，然而为事实，他们发现那些热爱哲学的人，不只是为了完

成自己的学业而学一点哲学，而且在还年轻时就把它放下，而是将学习哲学的时间拖得过长，以致其中的大多数人成了怪人（我们暂不说他们成了坏人），而被当成是其中最优秀者的那些人物也由于受了被你们称赞的这种学习而变成了对城邦或有什么用处的人。

（我听了他的这些话后说道）：你觉得他们说的这些话错了吗？

我不清楚，我非常想听听你的意见。

大概你能听到的意见是：“我认为他们讲得对。”

我们既然一致认为哲学家对城邦无用，那么你的这个“在哲学家统治城邦之前城邦无法摆脱邪恶”的论断又如何能成立呢？

你的这个问题要用比喻来回答。

啊，我认为，你是不习惯用比喻说话的呀！

你把我已置于此种进退两难的辩论境地，现在却又来讥笑我。只是，你还得听我的比喻，然后你就能更清楚地发现，我的比喻已是多么的吃力了，因为，最优秀的人物在与城邦关系方面的感受他们是很不愉快的，并且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单一的事物与这种感受类似，所以为了比得象些，以达到为他们辩护的目的，需要将许多东西拼凑到一起，就象画家们在画鹿羊之类的怪物时所从事的拼合那样。好，请假设一下有一队船或一只船，在船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一位船长，身高力大，超过所有船上的船员，可是有点耳聋，眼睛也不怎么灵便，航海知识又不很高明。水手们都争着要取代他担任船长，都讲自己有掌舵的权利，他们虽然从来没学过航海术，根本无法说出自己在什么时候向谁学过航海术。而且，他们还肯定地说，航海

术是根本没有办法教的，要是谁说可以教，他们就将他碎尸万段，同时，他们还围住船长，强迫他，而且还不择手段地骗他把舵交给他们。他们有时失败了，船长同意别人代为指挥，他们就杀死这个人或将他逐出船去，接着用麻醉药或酒等东西将高贵的船长困住：他们夺得了船只的领导权，于是拿出船上的所有库存，吃喝玩乐，他们就按自己希望的样子航行着。光是这样，只要曾经参与，从船长手里夺取权力的阴谋的人，不管是出过主意的还是出过力的，统统被授予航海家、领航、船老大等称号，对与他们不是一伙的人，就骂他们是废物。实际上，真正的航海家一定要注意年份、季节、天空、星辰、风云，和与航海有关的一切事情，他如果想成为船只真正的当权者的话；而且，这样的人无论别人赞成，是一定会成为航海家的。那些人如果不是事实上是这样的话，大概连想都没有想过，在学会航海学的同时是有可能精通和实践这门技术的。在发生了这种变故以后的船上，你再说说看，在这些篡了权的水手中一个真正的航海家会被如何对待呢？难道他们不会将他叫做罗嗦鬼、看星迷或大废物吗？

是的。

那么我想你是不再需要来听我对这个比喻进行解释了，由于你已经知道了，我用它是来说明在城邦中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位置的。

确实。

那么，在我们这些城邦里你遇到谁对哲学家不受尊重的情况觉得惊奇，请你就首先把这个比方给他说一说，再努力让他相信，哲学家如果受到尊重，那才真叫怪呢！

行，就这么办。

你还要对他说：他说对于世人哲学家中的最优秀者没什么用处，这话是正确；然而对他同时也要讲清楚，最优秀哲学家的没有用处责任不在哲学身上，而是在于别人不用哲学家。由于，船长请求水手们受他节制或者智者投向富人门庭，全部是不自然的。“智者们应赴富人的门庭”这句打趣的话是不正确的。真正符合自然之理应该如此：一个人病了，无论他是穷人还是富人，应该是他到医生的门下去找医生，任何希望得到治理的人应该是他们自己登门去请有治理他们的能力的人来治理他们。如果统治者确实是有用的，那么他要求被统治者去受他的统治是不自然的。如果你把我们当前的政治统治者比成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水手，将被他们称为废物、望星迷的舵手比作哲学家，你就是不会错。

千真万确。

所以，依据这些情况来看，哲学这门最可贵的学问在这样一些人当中，是不大会获得反对者的尊重的；但是使哲学遭到最巨大最严重毁损的还是那些自称也是搞哲学的人——他们正是那些你在指出哲学的反对者说大多数搞哲学的人全部坏蛋，而其中的优秀者也无用时，你心里所指的人；当时我也曾肯定你的话是对的。是如此吗？

是的。

关于其中的优秀者之所以无用，我们对其中的原因有没有解释清楚呢？

解释清楚了。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指出：大部分哲学家的变坏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倘若能够做到的话，让我们再试着证明这也无法归咎于哲学。这个我们可以做了吗？

可以了。

让我们采用一问一答的方法，从回忆前面我们描述一个要成为美而善者的人从小必须具备的天性的地方说起吧。倘若你还记得的话，真理是他时刻都要跟从的领袖，不然的话他就是与真正哲学毫无关系的一个江湖骗子。

记得这样说过。

这一点与现在的人对哲学家的看法不是正好相反吗？

对。

我们不是有充分的理由用下面的话替他辩护吗：追求真实存在是真正爱知者的天性，他不会在意见所可以达到的丰富的个别事物上停留，他会不断追求，爱的锋芒不会要挫折，爱的热情也不会降低，一直到他那个可以把握真实的，就是和真实相亲近的心灵中的部分碰到了每个事物真正的实体，并且通过心灵的这个部分和事物真实的接近、合一、产生了理性与真理，他才有了真知，才真实地活着，成长着；他只有到那时，才停止自己艰苦的追寻过程？

理由无法再充分了。

这种人会喜欢虚假吗？或者正相反，他对虚假很会恨？

他会恨的。

真理带路，我想大概我们可以说，在这个队伍里不会有任何邪恶跟随的。

怎么会呢？

在真理的队伍中是有一个健康和正义的心，它由节制相伴。

对。

重新再来证明一遍哲学家所应具的天性，没有这个必要了

吧？因为，你肯定仍旧记得，勇敢、大度、聪明、记忆力强是这种天赋所必具的品质。你曾经反对说，大家虽然都只好同意我们的话，但是，只要把言词抛开，把集中注意力于言词所涉及的那些人身上，大家就会讲，他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那些人中有些是没有用处的，大多数是做尽了坏事的。我们于是开始探讨造成名声坏的原因，我们在这方面现在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下面要研究，其中大多数人其中变坏了？我们为此重新提出了真正哲学家的天性问题并且明确了它一定会是什么。

是如此。

在下面我们必须研究哲学家天性败坏的问题：大多数人身上的这种天性为什么败坏了，而少数人却没有败坏；这少数人就是那些虽然没被说成坏蛋，但却被说成是无用的人。然后我们再对那些把自己打扮成哲学家样子，自称是在研究哲学的人进行考察，看看他们的天赋，看看这种人是在怎样着奢望一种他们无法也不配高攀的研究工作，并且因为自己缺乏一贯的原则，各处都给哲学带来了那种你所说的坏名声。

你所说的败坏指的是什么呢？

我将尽我所知给你解释。我想，对我们这一点任何人都会同意：象刚才我们的一个完美哲学家要求的这种天赋在人身上是很难生长出来的，即使有，也只是在极少数人身上生长的。你不这么认为吗？

确实很难。

请注意，那些败坏它的因素是又多又强大呢！

有哪些因素呢？

其中最使人奇怪的是，那些我们所称赞的自然天赋，其中每一个都可以把自己所属的那个灵魂败坏，把它拉着离开哲

学，我这指的是勇敢、节制，以及其余我们列举过的这类品质。

这听起来荒唐。

另外还有所谓的全部生活福利：美观、富裕、身强力壮，在城邦里有上层亲戚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这些因素也都能起这种作用，我想你对我的意思是明白的。

我知道，但是很希望听到你更详细的讨论。

你把问题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它正确地理解，你这样就会感到它十分容易，你对于前面我说的那些话也就不会觉得荒唐了。

那么你要我如何来理解吗？

我们知道，如果任何种子或胚胎（不管植物的还是动物的）无法得到合适的养分、季节、地点，那么，它越强壮，离应有的成长发育程度就会越远，因为，恶对善与对不善相比是一种更大的反对力量。

对。

所以我想这也是极为合理的：得到的是如果不适当的培养，那么最好的天赋所得到的结果就会比差的天赋更坏。

对。

所以，阿得曼托斯，同样我们不是能说：天赋最好的灵魂一旦受坏的教育就会比谁都坏吗？或者，你觉得巨大的罪行和邪恶出于天赋差的，而不是天赋好的却被教育坏了的人吗？要知道一个天赋差的人是永远无法做出任何大事（不管好事还是坏事）的。

你说得对。

那么，如果我们所假定的哲学家的天赋，得到了恰当的教

育，肯定会发展并达到完全的至善。然而，他如果象一棵植物，不是在它所需要的环境中被播种培植，除非有什么神力保佑，它就会长成完全相反的一个东西。你或者也与许多人一样，相信有什么青年真的被诡辩家所败坏，相信真的有什么私人诡辩家有资格说败坏了青年？这么说话的人自己才是真的最大的诡辩家呢！不正是他们自己在成功地教育着男女老少，并且根据他们自己的设想在对这些人进行塑造吗？

哈时候？

每当许多人或在一起集中开会，或去法庭听审判，或到剧场看戏，或去兵营过军事生活，或参加所有其他公共活动，他们就会利用这些场合大呼小叫，对一些正在做的事或正在说的话或指责或赞同，不管他们的指责还是赞同，都是言过其实的；他们鼓掌起哄，引起岩壁与会场的回声，这些声音互助声势，变得更加响亮。你在这种场合想一下一个年轻听众的心会如何活动呢？有什么给他的私人教导能不被众人的指责或称赞所赶走？他能不跟着大家一起说，大家说好时他也说好，大家说不好时他也说坏，甚至与大家一样地处事，并成为与他们一样的人吗？

苏格拉底啊，这完全是必然的。

我们还从来没有提到过一个最重要的“必然”呢？

哪一个呀？

在这些教育家和诡辩家用语言无法说服的时候就用行动来强迫人。你没听说过他们采取剥夺公民权，罚款和死刑来惩罚不服从他们的人吗？

他们确是这么做的。

那么，你想有什么其他的诡辩者是家或私人教师的教导能

在这种力量相差很大的对抗中有希望取得胜利呢？

我想一个也不存在。

甚至产生这种念头都是极为愚蠢的。由于迎着这股公众教育的势力用美德教育带出一种美德来，这种事情不仅现在没有，过去没有，今后也永远不会有。朋友，我这指的当然是人力而不是神功，神功（正像俗话所说的）与此不是一回事。在当前这种政治状况下，你大可以相信，假如竟会有什么德性得救，获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那么，你讲这是因为神力保佑，是肯定不会错的。

我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那么此外还有一点希望你也没有什么不同意见。

哪一点？

被政治家称做诡辩派并加以敌视的这些收取学费的私人教师，他们其实并不教授别的，而只是教众人在集会时所说出意见，并称它为智慧。这与一个喂养野兽的人在喂养过程中了解野兽的习性与要求完全一样。他知道怎样可以与它接近，什么时候什么东西可以使它变得最为可怕或温顺，在各种情况下它一般发出几种什么样的叫声，什么声音可以让它温顺，什么声音可以让它撒野。在不断的饲养过程中这个人掌握了全部的知识，把它称为智慧，组成一套技艺，并用它来教别人。至于这些意见以及要求的真实情况，其中什么是美的和丑的，什么是善的和恶的，什么是正义的和不正义的，他一点都不知道。他只晓得根据猛兽的意见运用所有这些名词，猛兽喜欢的，他就称为善；猛兽不喜欢的，他就称为恶。他谈不出别的任何道理来，只晓得把必然的东西称为正义的和美的。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也没有能力给别人解释实际上必然者和善者的本